

自2020年4月开始,陕西省鸡西市扶风县绛帐镇西渠村,这个普通的村名,便刻进我的脑海。从那以后,我在百度、高德地图、抖音、今日头条等各大平台,豆包、KIMI和千问等AI智能平台上搜索过数千次。

这个原本应该与我的生命早有交集的村庄,自外婆1930年前后出嫁后再也没有回去过。直到2026年3月8日,我们才终于带着外婆深埋心底的心愿,找到了她娘家的堂弟一脉亲人。

这场相隔近百年的亲人重逢,恍若一场不敢醒来的梦,是外婆和所有亲人连想都不敢奢望的圆满。

西渠藏遗念,岁月寄相思

2020年夏天,舅舅来北京办事,闲聊时说起外婆自从嫁到山西运城,就再也没回过娘家,言语间满是唏嘘和遗憾。

我连忙追问外婆生前为何不回去,娘家的情况还能打听吗?舅舅叹了口气说,外婆娘家只有姐妹两人,上世纪七十年代,姐姐的儿子出事,两家就彻底断了通信。更现实的问题是,当年家乡太过贫穷,400公里的路程,往返的路费和食宿费用对一家老小来说,是一笔难以承担的开支。性格懦弱的外婆,也始终不敢向儿女提起回娘家的事,只能把这份思念藏在心底。

和外婆同村有一个也嫁到这里 的孙姓姑娘,娘家也在西渠村。她回娘家,多次往返陕西扶风县与山西夏县之间,在她的帮忙下,外婆姐妹俩才重新取得联系。而姐妹俩相认的唯一凭证,便是外婆左胳膊上当年被火炕烧伤留下的疤痕。

可舅舅并不清楚外婆的娘家具体是哪个村,姨婆又嫁到了哪个村,也不知道我的太外公和其他人的名字,当年的书信早已遗失。但他说若是真想找,其实也不难,通过那位孙姓姑娘的娘家侄子,应该能打听到。

得知这位孙姓媳妇的娘家侄子女名叫孙治宽后,我立刻在抖音上联系到他同村的孙小雄。得知缘由,他当即开车赶到地里找到孙治宽。可年过八旬、早已耳背的孙治宽,对当年的事一无所知,他的两个哥哥也已不在人世。这条线索断了。

当我把这个结果告诉舅舅时,电话那头久久沉默,满是失落。

但舅舅仍抱有希望,说老人有一种说法,外婆娘家或姨婆家距离孙治宽的家大约两里,如果能到西渠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去找,应该能找到。

无论如何,西渠村这三个字,从那时起就深深入驻到我的心里,成了我日夜牵挂的地方。

扶风寻旧迹,家谱载乡愁

2023年4月初,我终于踏上了扶风这块土地,来到西渠村找到村支书王亚军。

但不知姓名,不确认是不是在这个村庄,只知道太外公家姓王,有两个女儿。这样模糊的信息价值并不大。我们再次找到孙治宽,可他还是对当年的事一无所知,寻亲之路再度陷入僵局。无奈之下,王亚军书记带我找到了负责编撰王家家谱的王老师,希望能从家谱中找到一丝线索。

那天,我“死守”在王老师家门口,和很多在家门口的王家人聊得很开心。但一没人名,二不确定地名,加上旧时家谱从来都不记载女儿的信息和出嫁地,家谱上根本就不可能有外婆的信息。大家都觉得这就是大海捞针,但我坚信一定能找得到。

我知道,家谱是不外传的。但为了不枉此行,同时为了得到更多的信息,我急于想得到这份家谱。于是,我斗胆向王老师提出能不能把家谱的电子版发给我。王老师犹豫了很长时间,说看在你有这份孝心的份上,你外婆也是我们王家人的,我就破一次例,把家谱给你这个外姓人。

拿到家谱,我如获珍宝,小心翼翼地家谱分别存在电脑上和手机里,同时收藏在微信上。当晚,王亚军书记安排我和助理在西渠小学里住了一晚。那时,校园正在整修,但对我来讲,连空气都是那么的亲切,我好像能听到太爷爷和太奶奶的呼唤声,好像看到外婆小时候在这里成长的画面。虽然这里的晚上还有些冷,但心里却是那么地安宁和温暖。

这天夜里,我想起时常梦见外婆的情景。好几次,身在异乡军营的我梦里梦到我那裹着小脚的外婆,醒来时泪流满面。而我能做的,只是托家乡舅舅为外婆化一些纸钱。

这次寻亲之旅,我还在今日头条上发布了若干条微头条,讲述自己的寻亲故事,意外得到了绛帐镇尤其是西渠村网友的广泛关注。他们纷纷在评论区留言,帮我想办法、出主意。有人送来温暖的祝福,也有人耐心地帮我梳理线索,让我在孤独的寻亲路上,感受到了满满的善意。此外,根据“姨婆的儿子曾经在本地机械厂工作,生有三儿一女”这一线索,我还专门跑到胜利机械厂的两个家属院去查寻,挨家挨户拜访有类似经历的人家。可惜最终所有的信息都对不上,线索再次中断。

这次寻亲,我特意请出租车司机给我推荐最地道的臊子面。那一天,

百姓故事

替已故外婆寻找娘家

■欧阳国仁

几碗略有点酸味的臊子面,吃得我热泪盈眶。母亲去世后,我再也吃不到这样的臊子面了。这一天,终于在这里又找到了外婆的味道。

在去往西渠村的路上,不时能看到有村庄在唱眉户戏。听着那婉转悠扬的曲调、质朴细腻 的唱腔,我的心灵仿佛被一股神奇的力量轻轻熨帖,变得安宁而又充实。

百年赴归期,亲情终圆满

回到北京后,我没有停下寻亲的脚步,坐在电脑前画图梳理,根据太外公的年龄等关键词进行查询,一步步排查家谱中的信息。但家谱的数据量太过浩大,密密麻麻的人名和辈分关系,单凭我一己之力,根本无法理顺其中的脉络。寻亲之路陷入了漫长的停滞期。

2026年春节前夕,我又一次梦到了外婆。恍惚间,我觉得,这或许是外婆在冥冥之中提醒我,要继续为她寻回娘家的根脉。

3月上旬,我从北京赴太原办完事回到运城。3月7日早6时,和舅舅赵永德,表姐黄春玲及她的儿子欧阳强,再次驱车来到扶风县绛帐镇西渠村。

我们先是再一次找到孙治宽老人,结果与前两次一样,一无所获。

没线索,就用最笨的方法找线索。我们只能沿着西渠村、东渠村和龙渠寺村的路线,按照“太外公家旧时比较富裕,遭土匪抢过,有两个女儿”的线索逢人便问;又开车到绛帐镇上按“姨婆儿子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乡镇某机械厂上班,有三儿一女”的线索进行咨询;还托朋友找到幸福家园小区打听。结果都让我们失望。

晚上,我们在扶风县城关中风情园酒店歇息。我和舅舅辗转反侧,怎么也睡不着,反复讨论线索,决定放弃姨婆这条线索,沿着“距离孙治宽家约二里路”这条线,深度查询。凭着强烈的直觉,我坚信,太外公家就在西渠村!

3月8日凌晨,我找到家谱电子版,用手机豆包进行查询,豆包锁定了二房和七房,并提示可以找两个深度参与续家谱工作的核心人物,一个是王志强、一个是王拴省。

搜索和查询对象缩小了,我异常兴奋,立即用微信联系三年前给我家谱的王老师。王老师很热心,但面对没有人名、没有具体地名就要找寻根问祖的“无理要求”,他表示如果没有新的信息恐怕很难找到。我赶紧把通过豆包分析的二房和七房的信息发给王老师,请他帮助我联系相关人员,我会尽快到西渠村一起研究分析。

一早,我们便从扶风县城赶往西渠村。到了西渠村,在王老师的张罗下,热心的王家人已经在等着我们。热情、细心的王老师认真盘问,我根

据有限的线索在豆包上进行查询。追问之下,才得知王老师正是豆包提示我找的核心人物王志强!王志强老师就像家谱“活字典”一样,对我在豆包上排查出的人物和家庭如数家珍。通过人脑、电脑结合的大数据分析,再通过舅舅提供的“家里旧时很富裕,遭土匪抢劫”的这一关键信息,我们终于把目标精准定位到村里的王刚怀家里。

短短几句交谈,便确认了血脉。70岁的王刚怀,正是外婆的堂弟,血脉相连的亲情,让彼此一眼就感受到了熟悉与亲切。当骑着电动车的王刚怀摘下头盔,舅舅瞬间热泪盈眶,一家人近百年的思念与期盼,在这一刻,终于得到了释放。一家人终于团聚了,我们也一一厘清了彼此的身份、辈分。直到这时,我再一次体会到,家谱是多么的靠谱,又是何等的珍贵,它不仅记录着家族的血脉,更成为了我们寻亲路上最有力的凭证。

再次查看家谱,我百感交集。这次寻亲,我途经太原两天,乘高铁时路过洪洞,最后抵达西渠村,找到王家人家。这一行程,和西渠村王家先祖的迁徙之路,是何等的相似!西渠村王家家谱显示,西渠村王家属于太原都三槐堂,而三槐王氏是当今王氏中最大的一支,闻名天下,枝繁叶茂,是太原王氏的衍派。

根脉延永续,家风润后人

当王老师给我们介绍外婆娘家以前是富贵人家,也是诗书世家的时候,我感慨万端,禁不住泪如雨下。90多年前,一个出自富贵之家、书香门第的十多岁的小脚姑娘背井离乡,远嫁他乡,受尽苦难,也未能回娘家一次,再也没有听到过父母的呼唤,再也未能踏上这片生她养她让她魂牵梦萦的故乡。

哪个出嫁的姑娘不想回娘家?不是外婆不想回,不是她不愿念及故土,而是民国十七年起,陕西扶风连遭三年大旱,天灾的浩劫让她的家园满目疮痍;是生活的苦难、经济的拮据,让她无法踏上400公里的归途;是战乱的动荡,让她连安稳的生活都难以维系。她甚至不敢向儿女提出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心愿。这个对寻常女子来说言微不足道的日常,对外婆来说,却比登天还难。

1928年起,陕西扶风连遭三年大旱,赤地千里,六料未收。当年秋旱,秋粮绝收,冬麦无法下种;次年旱情达峰,井泉枯竭,粮价飞涨,饿殍遍野,百姓挖树皮、食草根,甚至鬻妻卖子、背井离乡;第三年虽有秋禾,却遭蝗灾与雪灾叠加,收成尽毁,关中十室九空。我外婆家在扶风绛帐镇西渠村,亲历了这场浩劫。灾荒过后几年,她先是随外公到西安生活过一段时间,生下了长女,也就是我的母亲。此后因战乱,又回到山西运城今盐湖区陶村镇辛曹村。

当年外公在西安开有商铺。外婆和外公成家以后,先是在西安生活,1934年生下了长女,也就是我的母亲。没过多久,因战乱便回到辛曹村,和外公一起靠种地养活一家老小,闲时冒着被日本人和土匪抢劫的风险,到山西河津县贩运焦煤补贴家用。1936年、1938年又陆续生了两个女儿。

1943年5月16日,灾难再次降临,外公突然因病去世。一夜之间,一母三女失去了庇佑和依靠。旧时重男轻女的传统让性格懦弱、没有娘家人撑腰的外婆在这个家里再无立足之地。

再苦再难,也要活下去!无奈之下,她只能舍离三个女儿改嫁到夏县禹王乡西秦村。

外婆面对的是一个更为贫困艰难的家庭,家里一无所有,只能勉强搭建起三间草房。后来,外婆又生下了两女一儿,日子愈发拮据。生活的窘迫难以想象,外婆住的房间一辈子连个正经的门都没有,夏天挂布帘,冬天挂布帘,帘子上还缝满了补丁。

外婆虽然身材娇小,性格温和,但也贤惠能干,为人刚强,从不肯落于人后。外婆做面条的手艺极好,在全村都小有名气。她极其爱干净,一言一行都透着大家闺秀的风范。外婆于1988年去世。令人称奇的是,去世前,外婆的头上没有一根白发,牙齿一颗未落,甚至还能轻松咬动核桃。

母亲姐弟六人,继承了外婆的好传统,好家风。如今,外婆的后裔已有百余人,每个家庭都过上了红火安稳的好日子。子孙后代一代更比一代强,在事业与学业上各有建树,两个曾孙还远赴海外留学读博深造。而这一切,都源于外婆娘家那边家风家训的代代相传。“耕读传家”“力气是浮财,使了还会再来”“人前要争气,不能丢骨气”,这些融入血脉的教诲,不仅塑造了整个家族的品格风骨,也深深影响着我们每一个后辈的成长与选择。

三槐堂文脉源远流长,祖祖辈辈团结一心,这份深厚的底蕴成为我们前行的底气与骄傲。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纽带,让我们无论走到哪里,都铭记着自己的根脉所在。这,不仅是为了血缘上的认同,更是为了重新连接那段沉淀在岁月中的家族记忆,让这份醇厚 的家风与三槐堂的精神继续照耀后世前行的道路,代代相传,生生不息。

清明雨润寄故乡

■冯革才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杜牧笔下的千古愁绪,每至暮春清明,便化作丝丝细雨,真切落在万荣丁樊村,落在这片生我养我、伴我长的故土之上。

清晨薄雾未散,绵绵雨丝将整个村落裹进湿冷的朦胧里。田垄树叶沾着水珠,泛着清冷的绿,村口老槐树枝干苍劲,雨滴顺着皴裂树皮缓缓滑落,恰似岁月淌下的泪。风从阡陌轻掠,带着泥土湿润与草木微凉,拂过脸颊,也揪动心底深藏的怅然。那些藏在时光深处的身影,那些早已远去的乡音,便在这烟雨朦胧中次第清晰。立于故土之上,望着熟悉的一草一木、一屋一舍,念及长眠黄土的亲友乡亲,万千思绪翻涌。

于世人而言,清明是时节更迭的印记,是踏青寻春的契机,可于我,于每一个眷恋桑梓的丁樊村人而言,清明从来都是追思故人、感念过往的日子。它无关繁花暖意,只关乎生死相隔的思念,血脉相连的恩情,朝夕相伴的乡情。岁月匆匆,人事更迭,那些陪我走过童年与青春、见证村落变迁的乡亲,陆续告别尘世烟火,归于这一生守护的黄土。他们有操劳一生的祖辈长者,有正值壮年的乡邻,有躬耕田野的长辈,有传承文脉的锣鼓人。曾几何时,他们是村落里最鲜活的烟火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朝夕相伴,共守桑梓,如今却化作一抔黄土,长眠青山之下,阴阳两隔,再难相见。“棠梨花映白杨树,尽是死生别离处。”村头油菜岁岁花开,园中果树年年挂果,四季轮回,草木枯荣,可那些熟悉的身影,再也不会出现在田间地头、院落巷陌,这份生死离愁,在清明细雨中愈发浓烈,挥之不去。

祖辈长辈,是丁樊村忠实的守护者,一生扎根黄土,从未远离。他们勤俭质朴,从青丝到白发,从强健到蹒跚,将全部岁月与心血,都倾注在这片土地上。春耕秋收,寒来暑往,他们躬耕田野,悉心照料瓜果果树,剪枝、施肥、疏果、防虫,每道工序都倾尽心力,每株每棵皆饱含深情。正是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,年复一年的耕耘,让丁樊村果树成林、硕果飘香,果品走出乡野、美名远扬,斩获无数荣誉。这份荣

耀,刻在村落的每一寸土地,也藏在每一位后人心里。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,他们的双手布满老茧,粗糙却温暖,那是岁月耕耘的印记,也是守护家人的勋章。“长辈务果致了富,要让晚辈多读书”。他们平日里节俭吝啬,从不吝惜为儿孙倾尽所有,护佑家庭安稳,盼着儿孙成才。本应晚年安享天伦,看儿孙绕膝,却终究抵不过岁月轮回,匆匆离去,再无踪迹。

如今再踏足祖辈居住过的院落,庭院草木依旧,院外果树依旧枝繁叶茂,春日抽芽,夏日结果,可院落里再不见慈厚身影,灶台边再无忙碌背影,耳畔间也没了暖心叮嘱。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。”怀有画的炕围,木娃养的鹌鹑,改映纳的粗布鞋,德平的红白理事,俊定的秦眉果,焕德的锣鼓,安仁的医术,允敬的教书育人……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模样,相伴走过的时光,在每个清明,愈发清晰动人。

更让人扼腕的,是那些中年早逝的乡邻。南关巷的种植能手温印锁、锣鼓传人冯印发、助人为乐冯孟欣、电工虎虎……他们正值壮年,是家中顶梁柱,上奉高堂,下抚稚子,肩头扛着家庭重担,心中装着生活期许。他们品行正直,待人热忱,邻里间互帮互助,守望相助,浓浓乡情在日常相处中缓缓流淌。他们中有精通果树种植的能手,凭一身技艺打理果园,助力村落果品产业发展,让丁樊果树美名传扬,为家乡争得荣光;有传承非遗锣鼓技艺的匠人,一双巧手敲出铿锵乐章,激昂鼓点是村落乡音,是文脉根脉,承载着丁樊的历史记忆,在乡间代代回响。

可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这般的满怀壮志的壮年人,还未完成对家人的承诺,未看着儿女长大成人,未将一身技艺尽数相授,便骤然离世,留下老小相依,满心遗憾。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”,这份壮志未酬的惋惜,骨肉分离的苦楚,每每想起,都让人泪眼朦胧。泪眼婆娑间,尽是别离感伤,那些鲜活过往、温暖相处,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痛。

“哀哀父母,生我劬劳。”无论祖辈还是乡邻,一生在为家人操劳,为故土付出,将苦楚藏于心底,把善意留给旁

人。他们用一生守护家园,用一生耕耘育得果香,用一生热爱传承文脉,留给后人的,是沉甸甸的乡土荣耀,是绵延不绝的乡情,是刻入骨髓的精神力量。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”,世间最憾,莫过于此。还未好好报答养育之恩,未好好珍惜乡邻之情,未静下心来聆听耕耘往事,感受锣鼓乐章,故人便已远去,再无相见弥补之机。

清明时节,桃李盛开,春意盎然,果树抽芽吐绿,满目生机,可果园之下,是永眠的故人。生死殊途,相见无期,春日万般美好,终抵不过心底思念与哀愁。往后岁月,堂前无旧影,耳畔无佳音,田间无足迹,果园无身影,村落不闻铿锵鼓乐,唯有“料得年年肠断处,明月夜,短松冈”,在每个清明、每个思念的时刻,遥寄绵长哀思。

如今的丁樊村,早已旧貌换新颜。千渴千年田野引水入户,特色产业稳步发展,果香与乡风一同浸润着这片热土。曾经你们期盼的安居乐业、村强民富,如今正一步步变为现实;曾经你们用心守护的田园家园,如今愈发秀美宜居;曾经你们默默耕耘的希望,如今在后辈手中接续绽放。乡村振兴的春风吹遍田野,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愿意走出家创业,然后回到家乡、建设家乡,用新知识、新技术守护果园,用新活力,新担当传承文脉。

故去的亲友乡亲,一生辛劳,半生耕耘,终得安歇;一世善德,满腔热忱,永留桑梓。愿你们魂归净土,永安九泉,再无尘世奔波,再无病痛侵扰,再无风雨颠沛。你们看,丁樊村烟火依旧,村落安宁,漫山果树岁岁飘香,非遗锣鼓代代铿锵,这片深爱的故土,依旧在岁月中伫立。你们未竟的心愿,我们尽心延续;你们留下的精神,我们全力传承;你们深爱的家园,我们用心守护。以今日之发展,告慰九泉之英灵。

一捧黄土,藏不尽半生牵挂;几缕青烟,载不完满腔思念。清明雨落,桑梓情长,岁岁清明,岁岁心念,生生世世,不忘故人情,不负桑梓恩。这方土地,会永远铭记你们的付出;这段乡情,会在岁月长河里历久弥新,永不消散。



鹤雀楼

「让文物讲故事」全国漫画大展作品选登
好运对话带来喜和爱

沈天呈(上海)作

运城城市文物保护中心提供

清明,爱的再一次相认

■晓寒

纸鸢驮着褪色的姓氏
飘向云深处
石碑沁出微凉的乳
一滴 便是一脉重连

人间的脐带
柳丝捻雨
织成故国的缆绳
十万枝新绿作箭簇

射向寥廓长空
东风展羽
追寻奶奶轻扬的衣袂
桃花与油菜花低声私

百姓记事

苜蓿

■张光有

站前南路的自由市场里,多是摆着小地摊的村民。他们带着亲手栽种的蔬菜,亲手挖采的野菜,既满足了市民的日常所需,也能添些自家收入,这样的市集,向来深受城里人的喜爱。

春日的市集不缺时令鲜蔬:鲜嫩的韭菜,泛红的番茄,脆甜的萝卜,清香的小葱,还有独属于春天的香椿。春日里吃上几顿香椿小葱拌豆腐,便是极致的鲜美;刚冒头的楼儿葱,配上粉条烩一锅豆腐,那独有的清鲜滋味,是初春里最难得的享受。

今年下了几场春雪,又伴着绵绵春雨,常言道春雨贵如油,滋润得麦苗返青,一片绿油油的生机,也唤醒了遍地野菜,而面蒿等野菜早早便摆上了市集摊位……

我久驻足在一个摊位前,摊上只摆着一小堆苜蓿。“苜蓿怎么卖?”

“一斤三元,两斤五元。”

看见这抹嫩绿,我心中瞬间泛起层层涟漪。年轻的市民大多不认得它,可于我而言,苜蓿早已刻进骨子里,藏着半生的记忆。六十年前,它是充饥保命的救命粮,是穷苦日子里难得的主食;如今,它成了餐桌上的稀罕珍馐,一盘苜蓿拌菜卖上十几块,也算不上贵。六十年前,它是生产队里拌在干草里,喂牲口的饲料;如今,它成了人们调剂口味,尝鲜忆旧的时令菜。六十年前,食不果腹的人们冒着风险偷偷采摘它;如今,人们在琳琅满目的食材里,只因一份情怀,特意挑选它。

那个年代,人人都为温饱发愁,为

语

一只蝶
衔来故乡的春信
温热的枣蛋馍滚动
在翻涌的绿波之上
锚定思念的坐标
门环上的柏枝轻摇
叩响
爷爷归梦的足音

了活下去,榆树皮被啃得精光,棉花壳、玉米芯都要熬成淀粉充饥。春日里苜蓿刚冒出嫩芽村民们便日夜惦念着,总要趁夜偷偷去采。

那时偷采苜蓿,都选在没有月亮的黑夜。村里有个青年,夜里去采苜蓿时,被看管的人用手电筒照到,一声呵斥,他慌忙逃窜,不慎摔下堰埂,就此落下终身残疾。若是能吃饱穿暖,谁又愿意去做这般丢人,又冒着性命危险的事?那时候,最大的奢望不过是能顿顿吃饱高粱面,全家能拥有一辆自行车,便觉得心满意足了。

苜蓿啊苜蓿,你承载的,是一段苦涩又难忘的旧时光,是刻在岁月里的人生回忆。有人说,童年的艰苦磨炼是一生的财富,从前不甚理解,如今历经世事,才明白,吃过从前的苦,再面对当下生活里的些许坎坷,便都觉得不足为惧了。

历经岁月沧桑,方知当下珍贵,且惜眼前好光景,心怀知足度余生。